

說郭卷第

大業雜記

隋杜正長作

大業元年勅有司於洛陽故玉城東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為營東京大監安德公宇文愷為副廢三嶠旧道令開諸柵道時有術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周皇之初有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吳驗也帝覽素愴然有遷都之意即日車賀往洛陽改洛州為豫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十四頓頓別有宮、有正假發河南道諸州郡遠兵夫五十餘万開通津渠自河起至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南淮諸州郡兵夫十餘万開邗溝自山陽淮南至於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濶四千步通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郡至江都一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一宮為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官四十餘所

東都大城週迴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兩拒王城東越瀍  
澗南跨洛州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  
城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名端  
門街一名天津街濶一百步道傍植櫻桃石留兩行自端  
門至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爲御道通  
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有重樓上名大  
徽觀臨大街直南一十里正當左門出端門百步有黃道  
渠濶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  
天津浮橋跨水長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高  
有餘文過洛二百步又疏洛水爲重津渠濶四十步上有  
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舡入苑重津渠百餘步有大隄  
隄南有民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普爲重樓飾  
以丹粉洛南有九十餘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橫  
相對自重津渠南行盡六坊有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

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過仙橋五道特入亦謂之五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建國門二里有曰虎門。西二里至苑城傍城行三里有天經官。官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堂。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南二里至甘泉渠。南五里至伊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端門西一里有右掖門。南過黃道渠橋。南道西有右候衛府出右掖門。傍渠西二里有龍天道塲。南臨石瀉口。只煬帝門師濟閣梨所居石瀉東西三百餘步。濶五十步。深八尺。並用青大石。長七八尺。自上至下積三重。並用大鉄爲細腰。互相鈎牽。亦非常之牢固。正當瀉口三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於是填塞瀉成。不過一年。即破碎。上令濟閣梨呪之。後更修補。得立二年。閣梨亡。還復毀破。前後計用四十萬工。以瀉王成池水下黃道。渠入洛。門東有左掖門。南道左有左候衛。

府左掖門東一里即東城南門。南洛水有翊津橋通翻經道場。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具多樹葉。似批把乘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边。噤。然今呼爲梵夾道場。北有道術坊。並是陰陽梵呪。有道術人居之。尚有百餘家。東城東有宣仁門。臨大街。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坊。有上春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郡邸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并新戶坊。東至雙槐樹三里。官城正門日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門東二百有。泰和門並重樓。門內即左右藏。左藏有庫屋六重。二十。五間。三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左貯絲綿布絹等物。右貯麩麩金銀銅鐵雜香牙用等物。出則天門南橫街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門東即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門。即含街城。北有德猷門。出含嘉城西有圖壁門。西有圖壁城。正南有

曜儀門：南即玄武門：內即宮出則天門南橫街直西  
七百步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道院齊王宅第  
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越王  
宅宅西拒周王古城：西即入苑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  
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省：西連  
謁者臺西連右翊衛府：西抵右掖門街：西有輦庫：  
西即西馬坊：西抵西城西朝堂第二街北壁即右驍衛  
府府西連右禦衛府：西抵右掖門街：西有子羅倉：  
有鹽二十万石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窖以別倉受八  
千石窖西至西朝堂第三街第一御史臺：連西秘書省  
：西連尚書庫：西連右監門府：西連長秋監：西抵  
右掖門街西即掌醢署：西連良醢署：西至粳米窖坊  
東朝堂東連門下省：東連殿內省：東連左候衛府：  
東抵左掖門街：東即西錢坊：連東錢坊東朝堂南第

二街第一左驍府：東連左脩身衛府：東連左武衛府  
：東連左屯衛府東運左禦衛府：東抵左掖門街：東  
即府監：東即城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東連  
光祿寺：東連左監門府：東連太府寺：東抵左振門  
街街東即少衛監：南連少府寺：東抵城出東太陽門  
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東有司農寺：太常寺：  
東拒城第二街即宣仁門大道：北即尚書省第三街有  
將作監：東連太僕寺：東至城第四街有衛寺：東連  
都水監：東連宗正寺：連太理寺：東拒城則天門兩  
重觀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闕：高百二十尺門內四十  
步有永泰門：東一百步至會昌門永泰門西三百步至  
景運門並步廊連匝坐宿衛共永泰門內四十步有乾陽  
門並重樓乾陽門東西亦有軒廊周匝門外一百二十步  
有乾陽臺：高百尺從地至鵠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間

二十九架三陛一作會軒文窓鏤檻欒櫨石重棗拱千構雲楣  
綉柱華棖碧瓦窮軒薨之壯麗其柱大二百四十圍倚井  
垂蓮仰之者燭耀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  
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左右各有大片  
面濶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鍾一懸鼓刻漏  
則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鍾鼓大殿北三十步有業大門  
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離綺過之乾陽  
殿東有東上閣門有東二十步只南行二十步有東華門  
：東西十步道北有文成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東  
華門南四十步有延福門出門東行一百步至章善門街  
乾陽殿西有西上門入內宮閣門西二十步又行六十步  
有西華門出門西三十步道西有武安門：內有安殿周  
以軒廊西華門南四十步有右延福門出門西行一百步  
至明福門出門西行一百步至明德門街大業文成：安

三殿御座坐則有朝臣宿衛隨入不坐則有宮人宦官守衛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梧桐青松及諸藥竒卉東有大井二面濶十餘尺深百餘丈其三殿之內諸宮殿甚多不能盡知則天門東一百步有興教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三十步有章善門入內尚食進食尚藥進藥內尚進物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右內殿內省小府內監內尚光祿寺內廚門內道右有左少衛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一百二十步有重潤門：東有東宮則天門西二百有光政門：北三十步有景運門：北二百步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朝學士進書者皆由此門入景運門內道左右內史內省祕書省學士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鷹坊內甲庫門內道右有命婦朝堂惠日法雲二道場通真玉清二玄壇接西馬坊入明福門北行三十步有玄靖門：內有玄靖殿周以軒廊即宮內別供奉經像之處出玄



靖門橫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閭闔門：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尺門西即八寶城：內有儀鸞殿：南有烏桴林栗林栗林中有蒲萄架四行：長百餘步架南有射堂對閭闔門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出門北傍城行三里有坊諸門：即圓壁城出寶城門西行七里至清城宮：即西苑之內地

元年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苑屈曲周繞龍鱗渠其第一延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含香院第四承華院第五凝暉院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耀儀院第十結綺院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萬壽院第十三長春院第十四院永樂院第十五清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天即剪雜綵爲之色渝則改着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剪綵爲芰荷每院開東西南三門：並臨龍鱗渠：面濶二十步

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即種楊柳脩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  
隱映軒陛其中有逍遙亭八而合成鱗次華麗冠絕今古  
其十六院例相倣劔每院合置一屯：即用菊豢院名：  
之屯別置正一人副二人並用宮人爲之其屯內備畜菊  
豢穿池養魚爲園種蔬植瓜菓四時有膳水陸之產靡所  
不有其外遊觀之處復有數十或泛輕舟畫舸習采菱之  
歌或升飛其閣道奏春遊之曲苑內造山爲海周十餘里  
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五百步山  
高出水百餘丈上有通其觀集靈臺總仙宮分在請山風  
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  
曲周繞十六院入海：東有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上已  
楔飲之所每秋八月：明之夜帝引宮人三：五：騎於  
人定之後開閭闔門入西苑歌管諸府寺乃置清夜遊之  
曲數十首工

初衛尉卿劉權祕書丞常萬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  
周匝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四  
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及諸墻院又役十餘萬人  
其東都土工監常役八十餘萬人其木土瓦工金工石工  
又役十餘萬入河南郡在宣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  
縣在政化里天津街西去宮城六里洛陽縣在德茂里宣  
仁門西去北宮城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西一里出  
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石步至玉漕渠街、西行三里至  
通遠橋、南即入通遠市有二十門分路入市東合漕渠  
市周六里其內有郡國舟舡艦萬幫南臨洛水跨水有  
臨寰橋、南二里有豐都市周八里通有門十二其內一  
百二十行三千餘肆薨宇齊平四望如一榆柳交陰通渠  
相注市四壁有四石餘店重樓延閣互相照映招致商旅  
珍竒山積出上春門東十二里有華林園溝池塘臨玩之

處建國門西南二十里有景華宮：內有含景殿及射堂樓觀池隍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明潤宮周十餘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峯曲澗秀麗標竒其中有閨風亭麗日亭棲霞觀行雨臺清暑殿南有通仙飛橋百尺澗青連峯：上有翠微亭遊賞之美於斯爲最大業元年春都未成勅內史舍人封德彝於此置宮人勅揚州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又於揚子造臨江宮內有凝暉殿及諸堂隍十餘所又勅王弘於揚州造舟及樓舡水殿水一作航板艣板舫黃篊舫平乘艫舳輕舸等五十餘艘八月方得成就九月車駕幸江都宮發藻澗宮宿平樂園頓目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尺濶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二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裝以金碧珠翠雕鏤竒麗加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

下一重長秋內侍及采女水手以青絲大條繩六條兩岸  
引進其引船又普明殿脚有一千八十人每人並着雜錦  
綵裝襖子行纏鞋鞵等每繩一條一百八十人分爲王番  
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壯者  
爲之皇后御次水殿脚爲兩番名翔螭舟其殿脚有九百  
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朱絲網絡已下殿脚  
爲兩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諸妃嬪所乘文有大朱航三十  
六艘名滌彩舟並兩重加網絡貴人羨人及十方大人所  
乘每艘一番殿脚有人又有朱鳥航四十四艘蒼螭航二  
十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玄武航二十四艘並兩重其駕  
船人名爲船脚爲兩番一艘一番六十人又有飛羽舫六  
十艘一重一艘一番四十人只有青鳧舫十艘凌波舫十  
艘宮人習水者乘之任來供脚一作奉已上殿脚召一船脚四  
萬餘人有樓船五十二艘諸王公主及三品以下坐給黃

衣夫船別四十人三樓船一百二十艘四品宮人及四品道場諸壇僧尼道士坐給黃衣夫船別三十人又有二樓船二百五十艘五品以上及諸國蕃宮乘黃衣船別二十五人板艚二百艘載羽儀服飾百官供奉之物黃衣夫舡別二十人黃篋舡二千艘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宮坐并及五品以上家尸坐並船別給黃衣夫十五名已上黃衣夫四百餘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鰲鱣五百艘舳舻五百艘八擢舸二百艘舴艋舸二百艘並十二衛兵所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乘不給夫發洛口部十五日乃盡舳舻相繼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二十餘萬每行次請部界五百里之內競造食獸多者一州百舁于時天下豐樂雖此差科未足爲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步騎十餘萬乃夾兩岸翊舟西行冬月車駕至江都十二月置城皋關於牢城西邊黃河汜水之上二年六月帝御城象殿

大會設庭燎於江都門朝諸侯成象殿即江都正殿：南有成象門：南即江都門二月大駕出揚子垂臨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sub>牙</sub>於凝暉殿蒲戲爲樂四月勅土工監承一任洪則開東都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東至偃司入洛五月勅江南諸州科上戶分居入東都住名爲部京戶有六千餘家七月自江都還洛陽勅於分洲西北四十里臨汾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日臨盥嗽即涼風凜然如八九月

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忍御此殿宜於此殿之西別一殿因乃造承乾殿後改爲毓德殿在京師行次於金城都党項羗朝見帝問曰古有先容燒當等種落爾是何者之後對曰相傳獼猴之曰帝咲焉至浩亶州橋成乃行先是造觀風行殿三間兩厦丹桂素壁雕梁綺採一日之內山疑然峙立夷人見此莫不驚駭以爲神異六月勅開永

濟渠引分一作沁水入河又是汾一作沁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於  
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

四年二月自京師還東郡造天經仙都二宮九月自塞北  
還至東都改胡床為交床改瓠瓜為白露黃瓜改茄子為  
崑崙紫瓜梁州有清冷泉水周圍三里許即衛平所得大  
龜之處清冷一作冷水南有橫瀆東南至揚山縣西北入通濟渠  
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冷一作冷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  
五年吳郡進扶一作百樹其樹蔓生纏繞他樹葉圓而厚凌  
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過使煑以飲碧綠色香甚美  
令人不渴先有籌禪師仁壽間嘗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  
扶葉為青飲杜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為玄飲江  
離為黃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檀香飲次木香飲  
次澤蘭香飲次甘松香飲皆有別法以香為主尚食直長  
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



六年四月帝幸龍川宮避暑十二月勅開河道河南河自  
京口直抵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濶十餘丈又擬通龍州  
並置驛頓宮行欲東幸會稽十年總兵東進幸北平榆林  
宮四月車駕幸分陽宮避暑宮所即汾河之湏上有山名  
管岑高可千仞帝於山上造亭子十二所其最上名翠微  
亭次閨風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壁含驛凝碧紫岩澄景  
其最下名向陽亭：子內皆縱廣一丈四邊安畫闌每亭  
鋪六尺榻子一合又有臨汾殿勅從官縱觀

十二年春正月文勅毗陵郡通守路道總集十郡兵近效  
萬人可於郡東南置宮苑周十二里其中有馬營十六所  
其流觴曲水別有涼殿四所以潏流共四殿一日圓基二  
日結綺三日飛宇一作兩山四月漏景其十六宮亦以殿名：宮  
芳夏池之左第一日驪山宮二流英宮三日紫口之宮四  
月疑華宮五日瑤景宮六日浮綵宮七日舒芳宮八日懿

樂宮池右第一日采壁宮二日椒房宮一作閨風三日朝霞宮一作清暑四日朱明宮五日翼仙宮六日翠微宮七日層城宮八日千金宮及江左叛燔燒遂盡又欲於屬穴造宮未就而天下大亂十二月修丹陽宮欲東處會稽等郡群臣不欲

### 五代新說

余成亨之始著作東觀以三餘之暇閱五代之書後與好事者談或以宜存釵錄因而握管隨記疏之詮次或編遂加題目名曰五代新說凡三千篇分爲兩卷

### 帝王

梁高祖武皇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初爲雍州刺史舉義兵滅齊東昏侯立和帝封梁王受齊禪魏叛臣侯景未降以爲河南王領壽陽景與帝猶子正德反圍臺城：陷帝孫永安侯確即邵陵王子入見帝曰可一戰否曰不可歎曰得既自我失亦在命不預子孫夫復何恨景幽帝於曼

居殿絕膳而崩立太子爲簡文帝諱綱字世績景幽帝於  
永福省帝引筆自叙曰有梁王士闡陵蕭綱立身行道終  
始若一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作五言  
詩曰天道何茫昧萬途那堪想鳳飛逢鳥弋龍行會魚網  
又曰寶劍還藏匣神龍逐陸居有意聊詩句無情堪著書  
景晏帝：知不免因大酣醉後以土囊加之而崩景立豫  
章王棟爲天子俄而篡位湘東王諱繹字世誠高祖第七  
子命太尉王僧辨司空陳霸先繫景破之誅景即位爲元  
皇帝都荊州魏軍圍城帝登城觀戰爲詩曰落星依遠戍  
斜月半平林徵兵資挾玉壘故亂撻金香醪撰石味芳飴  
下千尋從軍所以樂梁王有赤心俄陷被殺將崩爲詩曰  
夜長無歲曰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杏樹漏得動耕人又曰  
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太尉  
與司空定議以定第九子爲皇太子承制還舊京爲皇帝

大尉太子與北齊通好司空惧其有變襲殺太子是為敬  
諱方智字慧相帝即位初封司空為陳王受禪以帝為  
江陰王薨于外邸

陳高祖武帝姓陳氏諱霸先字興國即位三年崩兄子臨  
川王嗣位是為文帝諱舊字子華七年崩立太子是為廢  
帝諱伯宗字奉業二年廢文帝弟安成王立是為先帝諱  
項字紹世十四年崩太子立是為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六  
年情滅陳以後主歸國封長城縣公後主惑於張貴妃常  
居內遊晏不關政事故隋師至而莫禦濟江陵詩曰故鄉  
一水隔風煙兩岸通望極清波裏思盡白雲中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諱歡字賀六渾魏拜晉州刺史  
進渤海王位相國崩贈齊王謚獻武嫡子嗣位是為文襄  
帝諱澄字子惠進位相國齊王將受禪為食奴蘭京因進  
食次崩謚文襄弟太原公嗣位是為文宣帝諱洋字子進

進位相國齊王受魏禪追尊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  
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十年崩太子立為廢帝諱殷字正  
道在位二年叔父常山王廢帝自立是為昭帝諱演字述  
安二年崩徵帝弟長廣郡王立是為武成帝諱湛四年傳  
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帝崩太子立是為後主諱緯字仁  
綱十二年周滅齊以後主歸長安封溫公為詩曰龍樓絕  
行迹鳳闕永無因獨知明月夜遙想鄴城人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魏進位太師崩縊  
日文公嫡子嗣位是為閔帝諱覓字陀羅尼進位大冢宰  
封周公尋受魏禪依周制搆天王追尊皇考文公為文皇  
帝以猶子為大冢宰名護即晉國公執政以帝忌之至是  
廢帝立帝兄寧都郡公為天王是為明帝諱毓字統萬突  
三年冢宰酖帝崩立帝弟魯公是為武帝諱邕字柎羅突  
誅冢宰十八年崩太子立是為宣帝諱贊字乾伯稱天元

皇帝三年崩太子立是為靜帝諱衍以隋公輔政進位隋王二年禪位隋王

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本姓普六茹受周禪二十四年崩太子立是為煬帝諱廣小字阿摩十二年幸江都宇文化及弑宰於溫室太唐平江南謚日煬

### 符命

梁武帝兩髀駢骨頂上隆起右手有文曰武帝所居之室常有雪氣人或過者体輒肅然

梁武帝母張太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生花左右無見者取吞之而孕焉

梁元帝背有黑子相者曰此大貴之兆也

齊神武少時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魯與同忘數人獵而迥澤：中有茅屋一犬出噬殺鷹帝財犬斃有二人出將辱帝有老母兩目肩葡萄葡萄而出曰何敢與大家爭子乃

止母言善暗相偏捫諸人皆云卿相而已至帝曰貴不可道去數百步還顧無所見齊文宣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晉陽有沙門乍遇乍智時又不測呼爲何充師帝曾與諸童見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無言而指天周文帝母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立故帝未受魏受而崩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手垂過膝面有紫光人望而畏敬之

陳武帝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帝吞之及覺腹中猶熱心獨負之

隋文帝生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乃自撫養皇妣常抱於懷忽見帝頭有角出身有鱗起駭而遂地尼自外至見之曰已驚我兒晚得天下帝額有五柱入帝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忠節

梁太子左衛率徐憺侍太子侯景入永福有衆皆奔散  
摘獨嶷然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祀見何得如此景乃  
下拜

梁吳興太守張嵯侯景使人說之乃斬之逆擊景益兵  
攻城陷嵯釋戎服坐於聽事臨之以刃終不爲屈而死  
梁沈中承浚見侯景怒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謂  
景曰舉兵向闕赦過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死生有命  
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後竟殺之

北齊東雍州刺史傅伏周武帝破齊遣具子招慰之答曰  
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終爲子不孝願斬之號令天  
下及有遣高阿奴肱刀伏問至尊所在日已被執入周  
伏乃大哭入所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出降周帝執其  
手曰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



孝道

梁袁光祿昂丁母憂將柩過江而遇風浪暴駭乃縛衣著  
柩誓同沉溺餘船皆返唯獨獲全

梁孔金紫休源性至孝父早卒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  
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

梁劉洗馬苞六七歲特見諸叔即泣母以其畏憚怒之答  
兒早孤不及有識聞諸叔多相似故心中悲因而歔歔母  
亦悲慟梁陶黃門李直五歲喪母在時梁衣於外後贖  
歸抱之號慟聞者酸感

北齊趙郡公高敞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至資於  
事父輒流涕歔歔及喪母舉聲殞絕遂長齋骨立

周幽國公宇文廣患病經年母李氏以憂成疾而歿公居  
喪哀毀而終時人謂母爲子歿子爲母亡慈孝之道極於

友愛

北齊李中散岳第庶爲臨漳令以訟魏吏不平文宣帝怒杖之三日死臨漳獄中散痛之終身不經臨漳居第喪不許婢入室而令妻伴弟妻元氏

義烈

北齊王待中琳敗於壽春爲陳所殺故吏倉曹朱瑒與陳徐僕射陵書曰庶孤墳槩築或飛啣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地之人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夫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徐義之歛琳手還于淮南塋於八公山之上

諫諍

北齊王待中統侍宴文宣帝：飲酒曰快哉大樂侍中曰亦有太苦帝曰云何長夜荒飲亡國滅身所謂太苦帝默然

誠感

隋大將軍賀若弼會突厥來朝帝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  
帝曰非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拜而呪曰臣若赤誠奉  
國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破的帝大  
悅曰此人天賜我也

### 儒學

陳張博士譏論議輝博詞令溫雅後主於東宮造玉柄麈  
尾初成曰雖多士如林堪捉此者獨張譏耳便以受之令  
講老莊又於鍾山開善寺命講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以  
屬譏曰可代麈尾譏即從之爲一故事耳

隋二劉生大劉名焯信都昌亭人小劉名炫河間景城人  
結盟爲支好學不倦雖衣食不繼淡如也著五經義疏九  
諸儒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大劉生皆明之時人  
服其精小劉小亞之故稱二劉

### 詞林

陳徐僕射陵大變舊體多有新意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  
宗初使於北齊、留之政書於揚僕射情曰晨有旅鴛心  
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  
腸足趙魏之黃塵加幽井之白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  
漢之悲西洛孤濱恸素思鄉之夢僕射言之而得還

博線

隋國子亡博士暉遠文帝嘗問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朝臣  
不對暉遠乃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郡王者房  
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火悅之

敏對

梁王丹陽份侍宴高祖帝問曰滕爲有爲無份對曰陛下  
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帝稱善

梁柳吳興暉少時高祖問讀何書對曰尚書有問有何美  
句對曰德惟善政、在莽氏高祖稱善詔尚公主

梁蕭侍中之顯侍高祖。謂曰：我爲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對曰：仲尼讚易，道默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同符。復在今日，時以爲名對。

### 武畧

周韓大將軍果有勇畧，破稽胡，憚其勁捷，號爲着翅人。太祖聞之，咲曰：着翅之名，寧滅飛將。

周蔡少保祐與齊轉戰，齊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待其進，可十步一發，殪之後，遇戰，彼明光鉄甲，所向無敵。齊人謂之鉄虎。

隋右屯衛麥將軍鉄杖，初在陳，以驍勇聞，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嘗爲盜被俘，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徃南徐州行劫，明且還，仍執傘。陳帝知而不罪，入隋，屢有軍功，及征遼，謂醫人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芟炷矣。額瓜蒂歎鼻，療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遂死於遼。

東

膽勇

北齊前武衛將軍彭樂從神武帝與周文帝戰於沙苑入  
深被刺腸出不盡截去復戰

隋折衛郎將沈兒初仕陳入隋驍捷絕倫禪定寺幡干高  
十餘丈適遇繩斷非人力所及光以口銜繩拍竿而上直  
至龍頭繫繩卑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  
步觀者驚駭從征遼東上衝梯十五丈城上與賊戰殺十  
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組垂光樓而復  
上者數迴帝望見壯異之即下大悅即拜折衝都尉

識量

梁左率流嘗南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  
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下挂  
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酒匿流追還慰喻待之如舊

北齊蘭陵王長恭嘗朝退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與之  
獨還無所質問

方雅

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遊園泛舟番禺侯執請宜奏女  
樂太子久而不答徐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侯慙而

梁徐僕射勉嘗夜習客有虞曷求詹事官勉正色曰今夕  
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入感服其無私

簡索

梁江會稽革爲丞代逐唯乘一舸偏歌不得安卧或謂之  
曰舸偏濟險宜以重物迓之革旣無物及於西陵岸取石  
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隋房隸謙爲人清介嘗其子  
謂玄齡曰人皆因祿富獨我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耳

廉讓

梁更部郎王泰幼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粟於床上皆爭之而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

周給

周綏德郡公陸通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散之親故家無餘則常日乞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

止足

梁陶黃門季直常歎曰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遂辭疾還鄉

惠政

陳孔晉陵負初除太守單舸臨郡所得俸祿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

隋齊州趙別駕軌代還入朝父老相送者泣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請若水請酌



一杯水奉餞執受而飲之

著述

梁昭明太子統生而聰睿遍讀經書引納才學之士與之  
商榷古今著述文章以寢疾而薨時年三十一所著文集  
古今典誥文章英華文選等行於世

道術

北齊陸法和初隱於江陵及侯景遣將任約攻江陵梁元  
帝時鎮江陵令兵隨法和拒之至赤沙湖法和不介曹公  
流而不乃還謂將士曰彼龍正睡正暉之龍甚躍即命攻  
之約大敗逃竄不知其處法和吾前於此洲建一刹雖名  
爲刹其實賊標當往取之約果抱刹仰頭出鼻就擄而之  
又曰侯景即破蜀賊當至俄而武陵王起兵於蜀文於襄  
陽城北大樹下令掘得一龜長尺半以杖扣之曰汝欲出  
不得已數百年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後元帝擬其爲神

魏舉兵將赴江陵元帝使人逆之法和乃還州以白堊塗  
城門着鹿白布衫布袴和巾大繩束腰坐蓐度終日乃脫  
之及聞魏破江陵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吊天保中歸  
國死後所居室壁剝落其中有書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  
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两天  
共五年說者以爲十年乃文宣帝在位十年百日天子乃  
文宣之子廢帝在位百日周年天子即昭帝在位一年一  
母生三天娄太後生文宣昭帝武成三天子也两天共五  
年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伎藝

隋安平郡公宇文愷有巧思九東西兩郡殿堂皆其經始  
煬帝北述歆誇戎狄命作觀風行殿坐客待衛數百人離  
合爲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  
煬帝大悅

任誕

梁曹江州景宗乘車按部謂左右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  
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鵝鴟叫平澤中逐麀覺自後  
風生鼻頭出大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未作貴  
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色：使人無氣

梁蕭湘州恭好賓客時湘東王頗事聲譽湘州謂曰人有  
不好歡興勞神若思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如豈臨清  
風對卽月肆意酣歌也

梁魚景陵弘常語人曰我爲卽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  
中麀鹿盡田中禾穀盡村中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鹿栖  
弱草白駒之過隙遂恣情酣賞

北齊韓僕射晉明好客愛酒一席之費萬錢猶嫌其薄朝  
廷處之貴要之地又以疾辭告人曰廢人飲美酒對明勝  
安能作力筆吏返披故紙乎爲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去

嘲諷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曰有言註則远大便狂加頸足爲馬施角尾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才荅云卿姓在亡爲零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

隋何妥年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成異之

隋柳條爲侍御史楊素戲調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竒之

隋麥鉄杖爲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卽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鉄杖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怪威報然無以應之

隱逸

梁陶隱居弘景少時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天覩白日不覺爲遠遂居句容之句曲山云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每聞其嚮

欣然爲樂

釵異

梁陶隱居弘景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两天人手執香爐詣之已而有娠遂生隱居與齊宜都王鑑善王被誅夢來告別曰訪其幽冥中事因著夢記

陳徐僕射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時寶誌師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學過人自有青睛人時以爲聰慧之相

隋戶部樊尚書子蓋討絳郡賊汾水之北人無善惡皆坑

之遇村塢即焚之及病將死見齒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 歎逝

隋戶部樊尚書子蓋從高祖主于鴈門爲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子蓋年七十有二率于京第帝悲傷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耻帝聞而歎息令百官就吊賜縑米贈爵謚以寵異之

### 烈女

隋襄城王恪妃河東柳氏之女姿儀端嚴年十餘嫂以爲妃未幾而恪被廢煬帝以恪從邊令使者殺之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

隋渭源縣令裴倫妻河東柳氏女大業末縣城爲賊所陷

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  
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  
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  
皆垂泣從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  
死於井中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ruling lines.



嶺表錄異記

唐劉恂

廣州司馬  
昭宗時人

綠珠井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質石季倫爲交趾采访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此井者誕有女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羨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填之迨後雖有產女羨者而七竅四支多不完具異哉

珠池

廉州海水之中有州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自監珠戶入池采珠以充貢賦者舊傳云太守貪即珠逃去孟嘗還珠之池皆采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其底與海通又池水至深無可測也取小蚌肉貫之篾曝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如脯燒之以薦酒肉有細珠如梁粟

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 犀牛

犀牛大約似牛形而肆脚似象蹄有二甲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為胡渭犀鼻上者皆群口束而花點小多有竒文牯犀亦有二角皆謂毛犀俱有粟文堪為腰帶千百犀中或有通者尖花大而根花小者謂倒插通此二種亦玉卮無當矣若通處白黑分花竒差則計價巨萬舉世之寶也餘久居番禺諸犀各魯曾經閱有心花多是撒豆班色深者堪為勝具班散而淺者即治為杯盤器皿之類又有駭雞犀有白縷如絲以置米中鷄輒駭也辟塵犀為婦人簪梳塵埃不着髮也辟水犀此犀入江海水為之開置角於霧露中經夕不濕也光明犀此犀置暗室中自有光明也此數犀但聞其說不可得而見也

### 野象

廣之屬郡潮循州野象牙小而紅最堪爲笏潮循人或捕其象爭食其鼻云肥脆或云象肉有十二膽不附于肝每月轉在諸肉假令此月逢寅即膽在虎肉上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南方弗林大食國即多白象余有親表曾奉使雲南見後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若中夏之畜牛馬也

### 兩頭蛇

兩頭蛇嶺外多有類時有見者如小指大長尺餘腹下鱗紅背錯錦文一有口眼一頭似無口眼云兩頭俱進退亦謬也昔孫叔敖見之爲不祥乃殺而瘞之虜後人之見必受其禍而南人見之以爲常其禍安在

### 海鏡

海鏡廣人呼爲豪菜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口中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蟹子其小如

豆黃而頭足俱備海鏡飢即蟹子走出離腹立斃出食蟹  
飽歸腹海鏡亦飽余魯市得數箇驗之或迫以大即蟹子  
走出離腹立斃或生割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死

### 水母

水母廣州謂之水母閩人爲之蛇功其形乃渾然一物有  
淡紫色者大者如覆帽小者如碗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  
足而無口眼常數十蝦寄腹也啞食其涎浮泛水上捕之  
者或過之則歎然而沒以其蝦有所見越絕書云海鏡蟹  
爲腹水母蝦爲目南中人好食之云性溫能已冷熱之疾  
其理未詳

### 彭蠡

彭蠡音滑吳人呼爲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

### 章舉

章舉形如鳥賊閩越間多采鮮者燂如水母以姜醋食之

石距

石距乃章舉之類也身小而足長入鹽乾燒食極美

瓦屋子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爲空慈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呼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故以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腸廣人尤重之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亦肉炙喫多即擁氣背膊煩疼若則其本性也

蚁卵醬

蟻卵醬交廣溪洞間有長收蟻卵淘擇令淨鹵以爲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知其味也

聖蠶

聖蠶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肉既飽即下聖蠶以消之蠶如青苔云是牛腸胃中未化草欲結爲糞者既飽則以鹽酪姜桂調而啜之遂不飽

蚰蛇膽

蚰蛇膽普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即捨蛇入府祇候取膽余曾親見皆於大籠中籍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轉側即於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備上貢却合肉肝以線合其瘡口却收入籠或云舁歸放川澤

春堂

春堂者以渾木剝而為槽一槽兩邊約排十杵男女間立舂稻梁敲搗槽舷皆有遍拍槽声鼓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如其瀏亮也

鷺毛被

鷺毛被者南蠻之首豪多選鷺之細毛夾以被帛絮而為被復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鷺毛被柔暖

而性不偏冷宜覆嬰兒兼辟驚癘

鷄毛筆

番禺地無狐兔用鹿毛野狸毛爲筆又昭富春勤等州則擇鷄毛爲筆其用亦與兔毫不異但恨鼠鬚之名未得見也

沓潮

沓潮者廣州去大海不遠二百里每年八月潮水最大秋中復多颶風當其潮未退之間颶風作而潮不落晚潮又至遂至波濤益岸淹没人廬舍蕩失苗稼沉溺舟舡南中謂之沓潮或十數年一有之蓋繫時之灾數耳俗呼爲潮翻爲漫天

沙箸

沙箸生於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勁可爲酒箸凡欲采者輕步向前手急援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

沙中掘尋之終不得也



余家世好蓄古書器惟隋煬帝事詳備皆他書不載之文乃編以成紀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聿故也

隋煬帝王生於仁壽二年有紅光竟天宮中甚驚是時牛馬皆鳴帝母先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里餘龍墮地尾輒斷以其事奏於文帝：沉吟默然不荅帝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拖之臨軒愛玩親之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自茲雖愛帝而不戀於帝十歲好觀古今書傳至於方藥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褊急沉默疑忌好鈞擿人情淺深焉時楊素有戰功方見用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餘日不通兩宮安否帝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計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語素曰吾嘗親冒鋒刃出入

矢石生死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汝立吾族中人吾不諱汝立吾兒勇汝背吾言吾後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吾之死目不合帝因忿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乃氣哽塞回回之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幼匕有不足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矣乃不發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語百官曰文帝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左右足弱欹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云左右以手扶接帝帝執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嘆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作大家即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侍宴內殿宮人偶覆酒污素衣素怒叱左右引下殿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帝與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赭傘下風

骨秀異堂也然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諧為素請而抑  
之由是愈有害素意帝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  
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不欲立勇  
汝竟不從吾言今日不殺汝素驚呼入室召一子而語  
曰吾必死以見文帝語之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  
乃闢地周二百里為西苑役民力常萬數內為十六苑聚  
土石為山鑿池為五湖北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艸木  
驛至京師供進花木艸木卉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  
載詔起西苑十六苑景明一迎暉二栖鸞三晨光四明霞  
五翠華六大安七積玕八影文九儀風十仁智十一清修  
十二寶林十三和明十四綺陰十五絳陽十六皆帝自製  
名院有二十人皆擇宮中嬪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  
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為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又  
鑿五湖每方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

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廣明湖中積土石爲山上構  
亭殿屈曲環繞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  
十里中有三山効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  
尺開溝盡通行龍鳳舸帝效泛東湖因製湖上曲望江南  
八閩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  
走金蛇偏稱浪泛靈槎光景輕移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  
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湖上柳烟裊也勝垂宿  
霧洗開明媚銀東風搖弄好腰肢雨更相宜環曲岸陰  
覆盃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  
依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花無韻人澄  
波望外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  
歡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湖上草碧翠繞不通津修帶  
也爲歌舞綬濃鋪堪作醉入茵無意襯香輪晴霽後顏色  
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  
即在列仙家開燭爛插髮若相遮水殿春寒幽令艷玉軒  
晴暖照添華清賞思何賒湖上女精選正宜身輕恨乍離  
金殿侶相將今是採蓮人清唱兩頻乚軒內好嬉戲下龍  
津玉管朱絃聞昼夜踏青閨草事青春玉輦泛群真湖上  
酒終日助清懽檀板輕聲銀線緩醅浮香味玉蛆寒醉眼  
晴相看春殿晚仙艷捧杯盤湖上風烟光可愛醉鄉天地  
就中寬帝主正清安湖上水流繞禁園中斜日暖捶晴翠  
動落花香煖衆紋紅蘋未起清風閑縱目魚躍小蓮東泛  
泛輕搖蘭棹穩沉乚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乚帝常遊河  
上多今宮中美女歌唱此曲大業六年後苑艸木鳥獸繁  
息茂盛苑李蹊徑翠陰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群自大內  
厨開爲御路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無時  
御時多夾道而宿帝徃乚中夜即幸焉一夕帝泛舟遊北

海惟宦人十數輩帝升海山而 是時月初朦朧晚風輕

軟浮浪無聲萬籟皆息帝意恍惚俄水上有一小舟祇容

兩人帝謂爲十六院美人泊至首一人先登贊道陳後主

謁帝已忘其死帝幼年與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

帝亦躬爲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因隊戲情愛甚於

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

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遊樂以快平生亦甚羨事聿陛下

以開隋渠引黃河水東游維陽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

上帝詩曰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太賒一千里及後百萬民

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遠遐鷓流隨陟岸濁浪噴黃沙

兩川人逐客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外榆稍噪瞑鷓如今

疾世俗異日便天家且樂人間景休尋海上槎浪喧舟艤

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利千古壯京華帝觀詩拂衣怒曰

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

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帝起乃逐之後主走曰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沒于水帝方悟其死帝恍然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明霞院美人揚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聳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泊曉看之已盛茂如此帝歆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揚梅一夕忽亦繁盛帝喜問曰揚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揚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徃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梅李同時結果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揚梅雖好味酸終不若玉李之甘院中人多好玉李帝嘆曰惡揚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揚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一日洛水漁父獲生鯉一尾金鱗赭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荅曰解姓未

有名帝以硃筆於鯉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乃放之北海中  
帝後幸北海其鯉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院  
妃同看魚額朱字尚存惟解字無半尚隱也角字存焉蕭  
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  
之魚乃沉大業四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  
敏帝尤愛之常從帝遊終不得入宮亦非宮中物也義乃  
自宮由是愈加怜愛得出入帝卧内寢義多卧榻下帝游  
湖海回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棲鸞院時夏氣暄  
頌院妃牛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窓頗明朗慶兒睡中驚  
魔若不動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  
楚中何故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  
院至第十院帝入院坐殿上俄然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  
坐烈焰中妾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恠自強解曰夢死  
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隋乃



亡帝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揚玄感所燒  
後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成未進帝  
東幸維陽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院令馬守忠奏帝曰願  
陛下早還都輦臣整頓西院以待乘輿西院苑風景臺殿  
如此陛下豈不思戀捨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  
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咲吾不解裝景趣也左  
右甚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半夜聳歌者甚悲其詞曰我兄  
征遼東餓死青山下今我挽龍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  
飢路糧無少前去三十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齒  
魂泣煙草悲損門中妻望斷吾家老安者幾男兒爛此無  
主屍引其狐魂回負其白骨歸帝聞其歌遽遣人求其悲  
者至晚不得其人帝苦徊徨通夕不寐揚州朝百官天下  
朝貢使無一人至者有耒者在路遇兵奪去其貢物帝猶  
與群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歎

遂幸永嘉群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史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惡賊星逼帝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戒之帝不樂乃起入殿按膝俛首不語顧王羲曰汝知天下之亂乎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羲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貢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嘗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未久矣料大禍事在不赦帝曰子何不早教我也羲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素知也翌日羲上書云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金鑿積有歲時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以還徃民間周知利害深蒙叱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

諍莫從獨發愬謀不容入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  
於萬艘宮闕偏於天下兵革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  
遼者石不存十歿葬者十未有一帑藏金虛穀粟湧貴乘  
輿竟徃行幸無時兵人侍從常踰萬人遂令四方失望天  
下爲墟方今百家之村存者可計子弟死於兵革老弱困  
於蓬蒿死屍如丘餓莩盈郊狗彘厭人之肉鳶鳥食人之  
餘臭聞千里骨積高厚膏血草野狐彘大肥陰墟之  
人風墟鬼哭塞下之草目斷平野千里無烟殘民削落  
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狐苦何多飢荒尤甚亂離  
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植性剛毅孰敢  
上諫或有鯁言必令賜死臣下相顧鈐結自全龍逢復生  
安敢議諫上位遠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  
此徒乃邀富貴陛下過惡得從何得聞方今有敗遼師再  
幸社稷危於春雪干戈徧於四方生民入於塗炭官吏猶

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武  
威一何銷爍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  
從帝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修德特加愛民聖  
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厦將  
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岐臣本遠臣不知忌  
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敢獻此書延  
頸待盡帝與義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生乎義曰  
陛下尚猶蔽己過陛下平日常言吾當跨三王超五帝下  
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輦乎  
帝乃泣涕而不拜再三加嘆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  
今旣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宜自裁之少頃報  
云義已自刎矣帝不勝悲傷特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  
時中夜聞外切已有聲帝急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  
兵俱起司馬戡携刃向帝曰吾終年重養汝吾無負汝

汝何負吾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側語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薄秋小寒有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臨視自造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等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脇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今天下俱叛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生亦無門臣已逆節雖歆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持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尚大旱况人主乎進帛帝入內閣自經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迷樓記一卷

唐

煬帝晚年尤深迷女色他日碩謂遠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自快之意今天下安富無外事此無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官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于其中遠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涿人也自言能構宮室帝翌日詔而問之項昇曰臣先乞奏焉後數日進畚帝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其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窓映掩幽窓曲室玉闌朱楯互相連屬回環禁舍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乎戶傍壁砌生光鎖窓射日工巧之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項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官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

不出是月天 夫何稠進御童女車也之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遠于坐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帝極喜詔何稠語之曰卿之功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也用挽之可以昇樓閣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語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帝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回工繪士女會合之畝之數十幅懸于閣之中上官特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八面其高五尺而濶三尺磨以爲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納迷樓而御女其纖毫皆入於鑑中帝大喜曰繪益得其真也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特帝日夕沉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願謂近侍曰



憶朕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能合目纔似夢又覺今睡則冥也不知返遠女色則憊何也他日倭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又生於卑薄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嘗自宮以侍陛下自茲出入卧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乚爲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遠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游宴於其中非元日太辰陛下嘗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遠人非時慶賀亦日宴坐朝不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有限之體以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憊也臣葺古者有老叟獨歌舞于盤石之上人詢之曰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叟曰人生難遇太平之世吾今不見兵

華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全完吾今不殘廢此二樂也  
人生難得老壽吾今年八十矣是三樂也其人嘆賞而去  
陛下享太平之富貴聖貌軒逸章龍鳳姿而不自愛重其  
思慮固出於野容之外臣叢爾微軀難畜報効罔知忌諱  
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語之朕作  
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淨  
室而帝居其中宮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  
能悒悒居此乎此雖壽千萬歲將安用也乃復入迷樓也  
宮女無數後宮不得進御者亦極後宮女侯夫人有美色  
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之進帝乃詩  
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迹芳艸漸成科隱也葦簫鼓君  
恩何處多歎泣不成淚悲未畚獨歌庭花方爛熳無計柰  
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柳翻成兩淚多  
看梅三首云砌雪無消日卷簾時自顰香清寒艷好誰惜

是天真

遺意云祕洞扃仙舟雕房瑣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詔  
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七瑣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  
見君王春寒入骨髓獨臥愁空房鞞履步庭下幽懷空感  
傷平日親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  
息實踈遠妾意徒徊徨家豈無骨肉慈親老北堂此身無  
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誠所重弃割誠可傷懸帛朱棟上  
肝腸如沸湯引頸猶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  
歸冥鄉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徃視其尸曰此雖已死顏  
色猶美如菟李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入後宮  
擇汝入迷樓何故獨弃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葬  
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傷侯氏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

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于太進大舟帝服之  
蕩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燥日引飲已  
百盃而渴不止鑿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真元太  
虛引餘即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水盤於前俾帝  
旦夕觀望之亦治煩燥之一術也自慈諸院美人各市水  
以爲盤望行幸京師水爲之踴貴藏水之家皆獲千金大  
業九年帝將再幸江東有迷樓宮人唱靜夜歌云河南楊  
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  
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然邪宮  
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  
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人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  
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它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  
艷變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迺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歌皆  
不曉帝曰體日問它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

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也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言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 教坊記

唐崔令欽著作佐郎

西京在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文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院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得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其得者幸謂之十家給弟宅賜竒異等物特承恩寵者有十家後繼進者勅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以十家呼之每月一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母無則姊

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家其先鋒也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持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允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庭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再黥之類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叅政問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荆公之火子名雱爲太常寺木祝素有疾取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兒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慄死人與其妻日相閉開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悞彼惡聲遂與擇婚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猷者荆公之門人也娶槐氏女爲妻少焯叔猷死而悻箔不肅荆公奏逐槐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候工部死後休妻

皇甫泌向敏中之婚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亡涉自不歸  
敏中方秉直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深以爲憂  
且有患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  
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宸座敏中返前奏  
曰臣有女婚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口甚好七七會  
不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不覺收淚蓋莫知聖意如何  
已而傳詔中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論落顛沛不可失此  
囊異時我若遭遇又訪汝此以爲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  
後其弟慵於鑿紙錢家然常以囊懸於胷臆間未嘗斯須  
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爲紙家棄於道左有入內  
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於家恠其衣服百結而胷懸帶鑿  
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愍然驚異蓋嘗奉旨於太后令物  
色訪其弟也院子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  
明日持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震妃時真宗

已主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爲右班  
殿直直卽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謚曰章懿  
召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  
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曹翰以罪責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  
辭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善然甚  
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昔往見因弔其迂謫之久翰泣曰罪  
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邪但以口衆食貧  
不能度日幸內侍哀矜欲以故衣簣十千以繼飲粥可乎  
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簣也翰固不可於是  
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復以十千答之泊回奏翰語及言  
簣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示之乃一六幅畫障題曰下江  
南圖太宗側然念其功卽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  
蓋下江南翰爲餘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



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卽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  
蓋賤隸也非直羨惡殊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  
否

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教習琵琶三絃箏篪箏等者謂搗  
彈家

開元十二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  
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搗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  
上令宜院人爲首尾搗彈家在行間令學他舉手也宜春  
院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既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  
者樂將闋稍上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  
快捷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綉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  
下緣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歲綉窠也舞人初出

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  
抽去二衫各納懷中觀者忽見衆女感文綉炳煥莫不驚  
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  
謂之進點戲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未疊  
去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  
鶯轉半社渠借席烏衣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拓枝黃麀  
拂林大渭州達磨支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  
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并兩院婦女於是內  
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之妓歌則黃幡綽贊  
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老長者即呼  
爲曲突干阿姑兒稍胡者即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標  
弄端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蜺斗以每日長者至

尊左右爲長入

筋斗裴承恩妹娘子善歌九以配竿木候氏又與長入趙  
解愁私通候氏有疾因欲樂殺之王輔國鄭街山與解愁  
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報候大兄晚間  
有人送粥慎莫喫及其果有贈粥者候遂不食其夜裴大  
娘子引解愁謀殺其夫街山情願擊土袋滅燈旣黑街山  
乃以土袋置候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此明候氏  
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及窮治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  
不知候氏不壓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  
諸女戲相謂曰女伴自今後縫壓婿土袋當加意矣縫之  
更勿令開縫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聚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  
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女所呼兒郎所  
聘者兄郎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宮僚者

宮僚與內人對同日到內門車馬相逢或牽車簾呼阿嫂  
居新婦者同黨未達殊為恠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  
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  
相歡愛欲得賞其歸也通知亦不妬它香火即不通  
蘇五奴妻張四娘善歌舞有邀逐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  
得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雖喫餛子亦醉  
不煩酒也今呼粥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內人家開元二十七年出內有姿媚  
而微愠羝謂腋氣也

曲名

猷天花 和風柳 羨唐風 透碧空小石 巫山女

衆仙樂正平 大定樂小石 龍飛樂小石 慶雲樂小石 李夫人印衣

繞殿樂 泛舟樂大石 拋毬樂 清平樂大石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真觀時製 還京樂 天下樂正平石 同心樂

賀聖朝

宮南呂

薄媚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員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安命

眉媚娘

杜常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楊含煙

替楊柳

倒垂楊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窓恨

金叢嶺

隔簾聽

恨無謀

望柳花

江南望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墻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大邊卸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鄉

平五

醉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道調宮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卧沙帷 怨黃沙 遐方怨 蕊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風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鷄 綠頭鴨 下水缸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羨心怨 女王園 繚踏歌

天外閒 賀黃花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竹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盃 團亂旋

喜春鶯 太猷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一段雲 望月婆羅門 王樹後庭花

西河師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摻土不下 麥秀兩岐 金雀兒 瀝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歸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怨 黃鍾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鑿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採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

木筥音姐

遊月宮

宮人怨

歡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王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鶻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杏子

醉胡子

山巷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判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師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卿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活子 化生子 金城子 給麥子

多利子 毗眇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嵇琴子 摸壁子 胡攢子 唧七子 翫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路逢花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帕子莫轄 甘州 樹庭花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平翻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一斗鹽

相駝退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絃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秋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鷄 口天破 回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鴈子

入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兒若婦人自嫌不足

以威敵乃刻木為假面臨陣之因為此戲亦入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艷鼻實不仕自號為郎中嗜飲酗

酒每醉輒毆其妻匕啣悲許與隣里時人弄之以丈夫者

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傍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娘

苦和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

冤故曰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為咲樂今則婦

人為之遂不睬即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

旨或呼為淡容娘又名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衝陽王義

季帝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衝陽王家人扣二王所囚  
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  
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將幸揚州樂入王令言以年老不  
去令其子從馬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  
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  
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  
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晚好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  
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  
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  
懼溺聲色則必傷夭而莫之思不其感歎且人之生身所  
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畱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

異寵而薄糟糠允今衆矣是忘義也重衽席之娛輕宗祀  
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  
所憂則覲冒苟得不顧宿諾是失信也敦諭履仁踏義修  
禮任智而以信成之乎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  
則齊名周孔矣當爲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善倘謂之爲  
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徇嗜欲近情思忘性命大節  
施之於國則國風則行之於家則家法壞敗於壞不其痛  
哉是以楚莊修道去夏氏宋武納諫拒慕容終成霸業號  
爲良主豈此高緯以馮小隣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  
成以昭儀絕冢嗣燕喜以狩氏覆邦家非無元龜自有大  
鑑遂形簡牘敢謝來哲

卓異記

一卷

平賊同日

憲宗皇帝朝元和元年十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元和

十二年十一月一日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元和二年十月  
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憲宗誅三賊皆同月同日自古無  
事

三代為相

河東公張嘉貞子延賞子弘靖按漢書韋平繼嗣為丞  
相者若今之張氏三代為無比

三十三年作相

梁國公房玄齡按玄齡初與杜如晦為友屬隋室喪亂未  
嘗不慨然相顧有匡國濟時之心及唐師至渭北玄齡即  
杖策詣軍門秦王一見引為謀主屈居相位三十三年而  
終自古未有

三十七年背相印

汾陽王郭子儀按子儀至德元年自朔方前節度使加庫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考二十四佩相印二十七年自古未

有

集異記 二卷

薛用弱

蒼龍宮銘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歲明經得第選  
蘄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  
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處深僻俯近龜蒙  
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允諧夙尚一日沿溪  
獨行思得美蔭因就憇焉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  
鹿幘七人夢中召去隨之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  
瑞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  
卽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  
少霞遽脩敬玉人謂曰悠子處心合宜領事少霞靡知所  
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  
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幘人曰但按

文而錄胡乃拒為俄有二青童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  
兩幅紫絹文書一賫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  
神搦管頃刻而畢因攬讀之一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  
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浙新宮宏：  
崇軒轍：高音孽兒雕玳盤礪鏤檀竦棗碧尾鱗差瑤階昉截  
閣凝瑞霞樓橫祥霓駟虞廷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  
短洩靈颿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石神守護  
諸真班列仙翁鵠駕道師水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青旗  
不動蘭屋玄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  
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遷易虛語童幼  
浪設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  
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為鹿幘人促之忽遽而反醒  
然遂寤急命紙筆登時記錄自是兗豫好奇之人多諧少  
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為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

借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  
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邇後脩道尤劇元和末物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  
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  
天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息就局則天曰卿  
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等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  
謂曰卿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絕袍曰臣以此敵則天  
咲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  
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奉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  
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之則天素已處分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寞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袍拜息  
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妓伶謳詩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游  
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買酒小飲忽有  
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諧三詩人因避席隈擁映爐火  
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捉  
則奏樂皆當時之明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  
名每不足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  
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  
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  
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開篋泪  
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  
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  
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  
手畫壁曰二絕句喚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  
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



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飲咲而候之須臾召至雙環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挪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咲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請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噉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僉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从之飲醉竟日

### 相馬

寧王方集賓客燕語之際粥馬牙人趨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視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乎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恠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其咨問寧王曰諸公

未喻當為驗之即令鞭轡馳駘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等第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

荆楚歲時記一卷

宗懔吏部侍郎

### 爆竹

正月一日三元之地也史記謂端月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神異經云西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則令寒熱名曰山魃以竹煑火中輝爍音畢有聲而山

魃驚憚黃玄經謂鬼是也俗人以為爆竹起於庭燎不應

濫於家國人於是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逢椒酒柘酒飲桃酒服却鬼丸敷于散次第從小起崔寔月令云暹

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逢椒酒從小起按成公子安

椒華銘則云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

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天醫方序去劉謂者見鬼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走劉謂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云我本無術出之曰家師以一丸藥縫囊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敷于散即治疫方出汗散並有藥斤兩種類

### 紫姑

正月十五日其夕則迎紫姑以卜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中迎之卜呪曰子胥不在云是其婿曾夫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

出平昌孟氏嘗以此日迎之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敗衣蓋此也洞覽云是帝嚳氏玄將死云平生好樂至正月半可以衣見遠又其事也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異苑日陶侃如廁見人自云後帝著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

不可言將後帝之靈憑紫姑而言矣

### 施鈎

立春日爲施鈎之戲以綆作筥纜相冒綿亘數里鳴鼓牽以求之古典未有前事公輪自遊楚爲舟戰戲其退則鈎之逢則求之名曰鈎強遂以鈎爲戲起此唯涅槃經云開輪骨索其外國之戲乎今鞦韆亦施鈎之類

### 楔袞

三月三日袞楔按韓詩云惟秦與洧方渙兮唯士與女方秉簡兮注云今月三日上巳桃花水下以招魂袞除氛穢周禮女巫歲時袞除冪浴謂以香薰沐浴鄭注云今月三日上巳水如上之類司馬彪儀禮志三月三日官民並袞袞東流水上以娛此日南岳記云其山西曲水壇水從石上行士女臨壇三月三日所以逍遙其處齊諧記云晉武帝嘗聞尚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儀何指虞荅曰

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恠乃相携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汎觴曲水起此帝曰若如此說便非嘉事尚書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泰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於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劔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周處及吳徽注吳地記則又引摯虞三女並上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灾所未詳也張景陽洛襖賦則洛水之遊傳長虞神泉文乃園池之宴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祓禊由來遠矣

### 牛女

七月七日此夜云爲織女牽牛聚會之日戴德云此月也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運斗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史記天官書云是

天帝外孫傳玄疑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人家婦女綵樓穿七孔針以乞巧也

### 逐除

十二月八日諺云臘鼓鳴春草生村民扞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除孔記云儺人所以逐厲鬼也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駈疫謂之逐除晉陽秋平王在荊州以軍圍逐除以鬪故也玄中記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敬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送過水洛東京賦佺子萬童玄裳丹首即赤幘常看戲頃輿城記云洪矩吳時作廬陵郡載首振土般頭逐除人就乞矩指船頭云無戴土耳小說孫興公也佺子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意對不凡推問乃驗也金剛力士世爲佛家之人案河圖玉板云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

兵長三十丈此則其義其日並以肫與豚同酒祭神竈禮  
奧與噐云爨同竈老婦之祭也盛聲平於盆尊於瓶言盛食  
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許慎五經異義云顓頊氏有  
子曰黎爲祝融者火正也祀以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  
王名搏頗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黃羊陰  
氏世蒙其福俗人所競因此

此序非手抄本因紙質較粗且字跡模糊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其內容多與正文無關且語意不連貫故疑為後人所加



煬帝開河記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  
帝有已昏淫不以為信時遊木蘭亭命袁寶見歌柳枝詞  
因觀殿壁上有廣陵碣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本步時蕭  
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碣盡何隋皇帝如此掛意帝曰  
朕不愛此盡只為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手  
右指碣上山水及人烟村落寺宇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  
為陳王時鎮守廣陵旦夕遊賞當此之時以雲烟為靈景  
視榮貴若深冤豈其久有臨軒萬機在務使不得豁於懷  
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欲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  
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  
入淮方至廣陵群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帝萬里又孟津水  
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有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  
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聞金陵有王氣如皇使人

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意在東南欲  
泛孟津又慮危險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秦將王離堰  
水滙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大於大梁起首開掘西  
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  
千里况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  
聞奏大喜群臣皆默帝力出勅朝堂如有諫朕不開河者  
斬之詔以証北大總管麻叔謀為開河都護以盪寇將軍  
李淵為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令狐辛達代  
李淵為開渠副使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  
所署命之卞渠古只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名其  
府署為卞渠上源傳舍也傳舍驛名曰卞渠此處起首故  
號卞渠上源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者至如有  
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共  
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幼或婦人等供

饋飯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仗督工吏如節級隊  
長之數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  
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  
趨愁思臺而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源驛而東去其年  
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工畚鍤既集東西橫布數千  
里纒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可數間瑩然肅淨漆灯晶  
煌照耀如晝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虎之像中有棺柩如  
豪家之葬具督工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容兒如生肌  
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而出覆其面過胸腹下裹其  
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出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  
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凡其役有一下邳民讀  
曰我自大金仙死未一千年數蒲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  
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  
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櫬葬於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

次開掘陳畝帝遣使持御署玉祝并白壁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窓牖間吹鑿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徃耒負檐施鋤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蹂踐狀如蜂屯蟻聚數月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年人偶患偃偻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數聲甚嚴夫鞠躬俟道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吾言爾十二郎還白壁一雙爾當賓於胡煬帝有天下十二年言卑取壁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屈雍丘以獻於麻護麻熟視乃帝歛留侯物也詰其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壁又不曉其言慮夫洩於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起工至大林：中有祠廣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土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瑩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嵌空即夫下視有灯火熒：無人敢入者乃指使將官有武平郎

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真荆聶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鈞約數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鉄索二条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出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坐未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語亦不荅拜緑衣吏引去邪立於堂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麼耒阿麼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質醜異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窈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毛皮爲國中主何害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槌其腦一繫粹然有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孔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下堂上人驚躍降階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麼數本一紀今已

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於麻叔謀謝爾不伐吾瑩域未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板勝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余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知煬帝不永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於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苑屋已失所在時麻護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言其事元未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未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已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搃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曰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痒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

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未盡而病已痊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放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齧臂而食之謂之含酥齧鄉村獻羊羔者日數千人皆厚酬其巨寧陵下馬村民陶即兒家中巨富弟皆兇悖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余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查羨迥異於羊羔爰慕不已召詰即兒乘醉洩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即兒又令役夫置河曲以護其塋域即兒凡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兢竊人家子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即將段達為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將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笞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辛達知之潛令人收孩骨未及

數日已益車矣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做木櫃  
鉄裹其縫每夜置母子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守至明開  
櫃見子即長幼皆賀既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伯恭言此  
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過睢陽城如要迴護即取令旨叔謀  
怒其言迴護令推出腰斬令狐辛遠救之時睢陽坊市豪  
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家并塋域乃以醵金三千陌  
將獻於叔謀未有悌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古者  
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中漆灯棺柩帳幕  
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  
爲壕若也不回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  
是夕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絹衣載逢賢  
冠叔謀再拜王亦荅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  
方二十年矣倘將軍借其方便爲護此城即一城老幼皆  
何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未護城之事盖非寡人之意



况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候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  
基業可遇爲遊逸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使  
者入奏云大司馬革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  
拜覲於王前叙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  
臣等無心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命乃大呼左右令置拷  
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銅汁灌口爛  
其腸胃此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其衣惟  
留犢縛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  
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  
本色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千兩  
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  
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施陽受也忽然夢覓但覓  
神不住体睢陽民賂黃金窟而引獻金三千兩叔謀思夢  
中事乃収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

行過劉趙羽連延而去令狐辛達知偃王墓域之處累上表亦爲段達抑而不献至彭城路經文林中有偃王墓掘所盡不可掘乃銅鉄也西南掘去其土惟見鉄墓傍安石門扁鎖甚嚴用資陽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行百餘步二童子當前云偃王顛俟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絹衣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域當於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室遣君當有天下倘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視之印乃百代帝王傳受寶印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此乃刀：之兆也刀：者隱語亦如二金刀之意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官闡莫知所在隱而不揚帝督工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曉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餘萬下寨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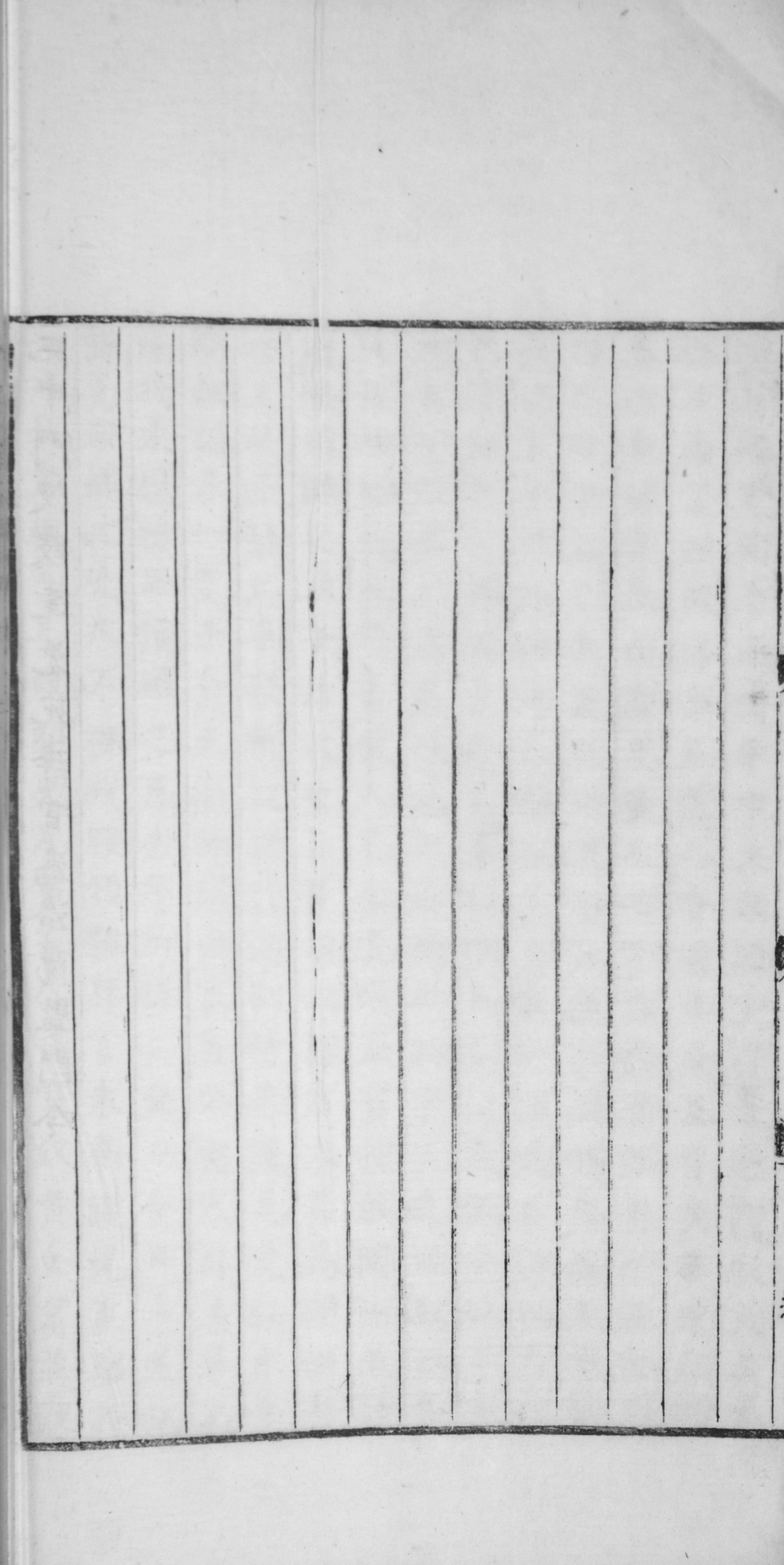
相宇文述曰始皇時至此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述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讀秦皇王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豎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頻爲副使以江淮吳楚相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若弼諫曰臣聞秦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主帝大怒未及發言宇文述在側乃輒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謀其大謀若弼怒以簡擊宇文述帝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鳩死高頻亦不行宇文述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史時叔謀開汴渠至淮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工既畢言於帝遣決汴口注水入汴渠帝自洛陽迂駕大梁詔江淮諸州

造大船五百艘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着造舡一隻  
家產破用皆盡龍舟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  
以供官用龍舟既成泛汴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  
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吳國問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  
五百人謂之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  
牽之而行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  
於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舟之人  
獲其陰涼三則牽舟之羊得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  
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群臣次  
第種之方及石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萬姓栽：畢  
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揚曰揚柳也時軸艫相繼連接千  
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百里既過雍  
丘漸達寧陵界水勢漸緊龍舟阻碍牽駕之人費力轉甚  
時有虎賁即將鮮于俱羅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

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鉄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  
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處帝依其言乃令右翊衛將軍劉  
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丘至滄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  
怒令根究木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鷺住處兩岸地分之人  
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教今生作開河夫死爲抱砂鬼又  
埋却五萬餘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烟所掘幾  
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又有不祥臣已迴  
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  
十里帝益怒力令押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副使令孤辛  
達奏自至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羔後啗嬰兒養賊陶卽  
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  
進呈帝曰何不奏達辛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而不進  
帝令人搜叔謀囊橐間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  
白壁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述曰金與壁皆微物

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述曰必自遣賊竊取久矣上  
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辛達在側  
奏曰叔謀掌遣陶郎兒盜人之子恐國寶郎兒所盜也上  
益怒遣榮國公耒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  
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鞠郎兒全家令郎兒具招入內盜  
寶事郎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責段達收令狐辛達  
奏章即不奏之罪案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述曰叔謀有  
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移開河道請  
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為開河有  
功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於河側時耒護兒受勅未至  
間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  
遣我耒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  
謀竟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言未畢護兒至驅於  
河之北岸斬為三段郎兒兄弟五人并家奴黃金窟並鞭

死中門使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說乳卷第

豫章今古記

郡城縣部

雷次宗云豫章之地南接五嶺北帶九江春秋時以為楚  
 之東境然據天文則吳之分野至漢高五年潁陰侯灌嬰  
 追滅項羽遂定江南五年始立為郡城即灌嬰所築舊  
 領一十八縣南昌廬陵彭澤鄱陽歷陽餘于柴桑文縣今分寧縣  
 新塗南城建昌宜春海昏雩都鄱陽屬古鄱縣南野安平贛縣等  
 漢高祖十一年又以豫章會稽贛縣等三郡立兄仲子濞  
 為吳王立四十七年與七國謀反為漢將周亞夫所殺死  
 於丹徒其國依舊為群王莽攝政為九江郡後漢還復豫  
 章焉至和帝永元中更置臨安州今撫石陽屬吉建昌等三縣桓  
 帝元嘉中復立上饒縣後改戈陽靈帝元和中又立樂安縣  
復改樂平順帝中平中又立永修縣今屬建上蔡今屬高新吳等  
縣屬饒州

四縣初平中又立喻修縣今屬表州歠帝建安中又立宜黃富

城今豐城西安後豫章改等三縣自後漢分置諸縣後立更豐城

永興鍾陵南豐永城安福西寧今屬豐城陽安今屬高安新建廣昌

南康平固揭陽葛郡起上屬西昌高昌東昌巴立興平陽

豐遂興吉陽已前二十二縣並原是豫章境內地

也漢靈帝末陽州刺史東萊劉遵行部以豫章地廣遠奏

請分置廬陵都陽二郡至歠帝初平二年始分置廬陵右

陽平都贛縣南野雩都等六縣為廬陵群州今吉漢末建安

十五年漢祚以季三分天下孫權又分都陽歷陽餘干鄱

陽樂安等五縣及廬江共為都陽郡今饒其年又以柴桑

縣入武昌郡吳少帝太平二年又分南城臨安宜黃等三

縣為臨川郡今屬撫州寶鼎二年分宜陽平都新塗等三縣及

長沙安城共為安成郡今屬吉安晉永嘉七年分柴桑廬江

九江郡太康為尋陽州今屬江其年又以彭澤直陽尋陽等縣

為九江郡太康五年割廬陵郡之南野雩都贛縣及南康

平固等縣為南康群州今處太康十一年以豫章潯陽武昌

鄱陽臨川廬陵安城南康建安進安等十郡置江州授陳

留高誕為刺史章在豫太興元年以王敦為刺史昌在武太寧

元年以王彬為刺史亦在武二年以應瞻為刺史昌在武成

帝咸和元年以溫嶠為刺史城在益五年陶侃以荊州領江

州置在江陵九年庾亮以豫州領江州鎮撫湖成康元年

三凝之為刺史章在豫其年又土允為刺史昌在武建元二年

以褚裒為刺史江在州其年又庾翼為刺史昌在武太寧

九年桓秀為刺史陽在潯太元二年桓嗣為刺史州在江六年

桓冲以荊州領江州鎮江領九年桓伊為刺史陽在潯元興

元年郭昶為刺史移在潯安帝義熙六年庾悅為刺史

章在豫八年孟玉為刺史陽在潯自置以來江州刺史三政在

豫章餘皆在他郡晉武帝折南昌東界立鍾陵縣至太康

元年擺入南康至水定三年分南昌立西昌至陳威猶屬江州至墮文帝開皇九年己酉威陳之日改郡為總管府以西有山洪崖先生所居之處其年因以洪為州名至大業二年又改為豫章郡復為南昌縣十三年為饒州操帥弘士林等破廢割豫章江西置三縣入州南昌金塘唐朝武得五年平定復為洪州總管府以歸首賊張善安為總管至六年復翻叛隼其總管崔頌討之至七年改為都督領洪江鄂袁虔吉饒撫等八州諸軍事至唐高祖顯慶四年除饒鄂江等三州

### 城闕部

雷次宗豫章記云郡城灌嬰所築週迴十里八十四步六門一日南門二日松陽門西二門一日昌門二日皋門東北各一門門以東北為名晉太康太守范甯更開東之北以為東北門以對皋門又開北之西以為西北門以對松

陽門今八門也郡墻東南雙疑吳鳳凰二年太守維陽府  
君張俊字子彥所造

郡西學堂晉元康六年太守安范故澗字世厚造昌邑王

城在海昏縣今建昌也

大史慈城在海昏縣西三百里

林丘城在郡下流一百里四十里臨江

孫權在舊城在郡北二里

劉繇城在豫章縣東北四十里

循城在豐城北三十里

古情城在豐城一里

孫盧城在逮昌縣南一百里盧孫權第二子

余孝項城在逮昌南湖井村

石姑宮在上遼西五里漢昌邑王騰所居處

尉廡在王步北二里漢梅福所居處福嘗為南昌尉徐孺

宅在梅福宅東陳蕃又塘東百步又云孺宅北去城一里亦曰書臺

度支府在郡城西臨江晉度支校尉所立也府舍之處領

三千五百人福向釣磯也在椒丘城下流也

晉陶品

尋陽

人少喪父母孤貧貞濟於澤嘗坐此石而釣累年不移其石滕今有痕在釣磯後士晉為太尉

滕王閣近章江而眺西山王諱元嬰唐高祖之二孫鄴度洪州時立之

### 寶端部

晉懷帝諱熾字豐度初誕有嘉禾生於豫章太康中望氣云豫章有天子氣其改豫章王為皇太子光熙元年在位改為永嘉

### 寺觀部

寺觀

宣明寺

龍興寺

兩寺晉安候世高所立也高是西域胡安息王太子讓位於弟避而來也

太乙觀豫章縣東舊是梅福宅

女道觀高安縣東南一里

洞真觀

祚仙觀高安縣東北二十五里黃輔仙人宅

三皇觀高安縣西南四十五里

元陽觀高安縣西二里

玄元觀高安縣東南二百一十六步

玄風觀高安縣北五十五里

崇玄觀高安縣東一里

許真觀高安縣西北

許仙觀高安縣西北

飛皇觀豐城縣南一里其仙人住場也

丹陵觀象牙湖岸鍾離住宅

龍崗寺高安東一里

方等寺

葛仙人壇高安縣東北三十里西山小峯

王喬壇西山高峯

凌雲觀

直一觀縣西南三十里

至海觀縣西三里

翊真觀州西北三十八里

丁仙觀武寧縣東十里

建業觀在高安豐安鄉

太清觀在分寧西一百八十里

開元寺在府下去州一里



觀音院葛鯁蒿宅

吳仙人壇在縣南二百里

東林寺當廬山北

九天使者廟在建昌南六十里

應聖宮在西山去府四十里

翠岩寺在西山去州六十里

天寶觀在西山去府七十里

淨真觀

雲臺觀去州西北四十二里

術藝部

術藝

後漢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少好學易韓氏詩顏春秋  
樊異星占永定五年舉孝廉爲郎中棄官去著書二十八

篇名

吳真君猛豫章新邑人東晉永和初於浮雪山南修鍊九轉靈丹功成名列仙籍

許真君遜字敬之豫章南昌人晉永和二年八月十五日合家仙去其宅命游惟觀也

黃輔字萬石高安人東晉末飛昇其宅今祁仙觀劉道成新吳人晉永嘉二年以明經得舉退官修仙道全家上昇其宅今門業觀

陶安公新吳人乘赤龍昇天二女采樵白日亦昇空見列仙傳

桑靈豫章建昌人常陰行功救物建晉書

鬼人部

後漢樂巴字子昇魏郡黃人遷豫章太守素有術能役鬼神

變化部

漢書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為女人後嫁而生一男  
新錄云馬孝恭豫章人織簿為活入南山化為虎旬日又  
婦：成人入山為虎矣貞觀二十三年復為人身而終

神祠部

賈廟在郡北津河東人漢更始二年為郡太守謀誅王莽  
師敗死鄴亡日人于津立祠

張華廟在豐城劔光

伍相廟在豐城縣北

浮槎神祠在豐城東

石人祠廟在豐城縣南

石侯廟在建昌

山石部

岩

西山在豫章縣西四十二里高四十丈周回三百里

逍遙山在高安天保鄉其山高峻

象山在高安縣西南

馬鞍山在豫章西山其像遙看如馬鞍也

松門山在豫章北二百里江水繞山上有松柏則江西第五六重水口也

吉州山江西與松門山相對上有千戶

檐石湖江西東北如石堆湖心遂成小山

軍山在建昌北

幕府山在建昌西

雲居山在建昌西四十里

洪萍山有僧居號泐潭寺

盃山在豐城山形似覆盆

逃州山在建昌西南

石門山在建昌下有石梁如門

堯山在豐城東堯時衆水不沒

羅山在豐城南上有池水晉羅文於此得仙

澄嶺在豐城南

河山在安高南晉丁遙二子於此修道

米山在高安北山有石穴兵寇生靈避難

石山在高安西南有石燒爲炭

遼山今在高安

藥王山在新吳北五十里晉吳猛騎虎入山處

華林山在新吳西五十里浮丘公李八百隱遁北山

古浮雲山唐對今古

百丈山在新吳縣源上流又名火雄山

黃老山在分寧縣西二百里

星子石金星子縣是也其在廬山也

龍沙在城北十里帶沙微白

豫章章江縣三里源出東北接處吉抚袁也

蜀水高安縣南江是也

慨口在昌邑東十三里水入豫章大江

掘土江在建昌縣西北十九里

巾口江在建昌縣

新韶江在建昌縣西北

鍾口江在高安縣西北

康樂江在高安縣西

修江在建昌縣南

津濟部

上遼津在海昏縣東二十里

谷鹿州在州城西南石步有一大橋

石頭津在郡江之西岸亦名深書浦晉殷羨字洪喬為豫

章太守臨去因附書石封羨將至石頭記之內有囑托事  
擲於水中曰有事者沉無事者浮故名焉

揚子洲在州北九里

鱣洲在城北九十里

泉池井部

輔山今廬山也有泉二其一常熱可燖雞豚之類今為湯

院厭源之西洪井

山府西

東湖郡城東周回十里與江連

冢墓部

郡東一十里有大冢曰丹陽墩古老相傳為丹陽太守龔  
友墓

徐孺子墓在郡西十里

鄧粲墓撰晉書十卷者

翹俊部

後漢徐孺子名稚豫章南昌人也

劉陵字孟高豫章人也為侍中

程魯字州秀豫章人也建初三年舉孝廉遷西海令

鄧通字子淵豫章人有學行為太守凝然恬默京師號曰  
鄧獨坐

羊茂字季寶豫章人東郡太守

張載字仲宗豫章人為廣陵太守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與同郡雷義為友舉孝廉讓於  
義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材讓於重刺史曰膠漆魚  
堅然不如陳雷

宋度字文叔豫章人為定令

昔向豫章人路中拾珠一囊訪主還之

徐崇豫章人有聲望為侍中



聶友字文悌豫章新塗人吳封丹陽太守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塗人范逵嘗歎曰非此母不生侃非侃不生於此母墓在撫州五十里色置村

胡蕃豫章人爲宋相府參軍

胡諧字士會豫章南昌人爲齊侍中

吳相休字吉甫一名列爲江東太守

胡勃字欽宗晉爲郡功曹

王琮豫章人爲兗州刺史

施陽字孟倫豫章人遷尚書令道遇賊劫財物去尚餘錢五千文遣人追賊與之

熊行字欽明爲吳大將軍長義都尉

鄧粲字文艷爲堂邑太守撰晉史十卷

熊鴻晉初七辟不就

鄧中牟著交州記三卷

雷次中字仲倫入廬山事沙門惠遠篤志好學徵不起卒  
有文集注禮記周易元嘉六年撰豫章記

湛仲文字疊有孝行漢荊州刺史

徐雅確博覽經傳仕晉至南平太守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吳黃武四年任荊州及豫章三郡守

吳愛字子童漢陽人皇唐蓬郡刺史

李思玄字文成高安邑人滕王請爲師友

滕王字元嬰高祖第二十三子顯慶元年除洪州三十年

築閣

應智頊高安萬載鳳嶺人起義師佐大唐仕靖州刺史

雜記 一卷

又曰侍講雜記

呂希哲

字原明崇政殿說書乃正  
獻公公著字晦政之長子

青出於藍

程伯淳正叔兄弟嘗事周敦頤後與閔中諸張為友大勝  
敦頤人以為青出於藍

武人不可為樞臣

蘇子瞻常見文昌二公言以武人為樞臣甚非國計彼不  
讀書不知義理臨大節不知所守至和中仁宗不豫諸公  
議及嗣事王海用時為樞密輒合兩手掌向額曰柰此一  
尊菩薩何

八蜡

八蜡者先嗇也農也卸表也啜也貓也虎也坊也庸也先  
儒以貓虎合為一宄而昆蟲為

八珍

八珍者淳熬也浮母也炮豚也炮牂也擣珍也漬也熬也

肝膾也後世八珍則曰龍肝鳳髓兔胎鯉尾鴉炙猩唇熊掌酥蟬

宴會書周

世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為徒費日力不若不行之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樂相交接之道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息以相與此其所以講信脩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

麇糟陂

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麇糟陂土人惡之自易其名曰好草陂

見父執

予少時有詣父執歐陽公司馬溫公歐陽公拜則立扶之既再拜但曰拜多其慰撫之如子姪及傳達正獻公語則變容唯見荆公溫公皆先答拜俟叔達事契然後跪扶之

干瀆請謁

干瀆請謁君子所重常人所輕甚者至云可削而去之蓋未之思也人所之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有禮則能交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揚子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夫能交則相敬而無害相敬而無相害此廉讓所以興而爭奪相殺之禍不作是以聖人重之或曰今之干瀆請謁徒以爲文爾而子重之何也荅曰聖人之教有由中出者樂是也有自外作者禮是也由中出者其文見於外自外作者其情動乎內始則既其文中則既其實其於小人始則革面終則與之化矣是禮之教雖未能化不猶愈於觸情而徑行者歟而子欲捉魚於淵冥猿於木乎

詩

得官脩廟虧夫子病較齋僧誤藥王鄭州茶肆中題

真率會

溫公熙寧三年辭樞密副使不拜四年自永興路安撫使  
遷京西路安撫使遷京西路安撫使又辭不赴請西京畝  
臺開局許之優游多暇訪求河南境內住山水處凡目之  
所觀足之所歷窮盡幽勝之趣十數年間勸於鄧覽於是  
乃與楚政叔通議王安石之朝議耆老六七人時相與會  
于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為之約果實不過三品有膳不過  
五品酒則無筭以為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率會  
文潞公時以太尉守洛求欲附名於其間溫公不許為其  
貴顯弗納也一日路公伺其為會戒中厨具盛饌直往造  
為溫公咲而延之戲曰俗溫公語人曰却此會矣相與歡  
飲夜分而散亦一時之盛事也亦日真率會後溫公語人曰吾知  
不合放此人入未

慶曆三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昇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  
一日京薦其友人於昇臣求聞達於朝廷昇臣而繳書吳  
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昇臣妻娶別昇臣妻慙不出  
京妻立廳事召昇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少歆  
求一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  
為疑潔火焚之而去蘇子瞻云

王嗣宗剛正

真宗朝王嗣宗守邠土邠舊有狐王廟相傳能與人為禍  
福州人畏事之歲時祭祀初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  
宗智即集諸色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其廟薰灌其穴  
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狐從白光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有  
復為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神王  
所禮每帥守至輒面教之嗣宗不復以禮拒之放責數嗣  
宗聲色甚勵嗣宗怒似手批其頰先是真宗有勅書令种

放有章奏即附驛欲詣闕即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而不加罪嗣宗去即有人送詩云終南處士威風減渭北妖狐窟穴空嗣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靈勿為碑誌但刻此詩子石至墓傍甚為榮也

### 奇對

翰林梁狀元灝非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相士安時為郡官見其有異於人乃定目使看廳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亦就學又問曾學屬對否曰其師掌教之但某不識其能否乃指壁間字曰此有一句詩無人得對曰嬰鷓能言爭似鳳灝應聲曰蜘蛛虽巧不如蚕畢大驚異迤之家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

### 儒臣進講

儒臣講讀內先置書冊在御案上揭開乃用牙篋揭以講讀一葉盡儒臣執牙篋俟立內侍揭過復講讀其不欲勞儒臣如此



洛陽搢紳舊聞記

五卷

宋張齊賢

兵部尚書知青州

余未應舉前十數年間多與洛城搢紳舊老善爲余說及唐梁已還五代間事使人終日聽之忘倦無暇著述邇來營立事有條貫終朝宴坐無所用心追思所見聞得二十餘事因編次之分爲五卷命之曰洛陽搢紳舊聞宋朝乙巳歲夏六月營立自序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烈剛狠之若乳帟左右小忤其意立殺之梁之臧史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太梁數月先是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不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送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卽公人輩及禡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日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騎者至梁祖見之至已

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曰某飢甚告欲歸  
公人輩為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  
舍即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  
取盆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數十擲意似有所擲且久終  
不恆旨怒甚屢顧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  
祖取骰子在手大呼聲去曰杜荀鶴遂擲之視之六隻俱赤  
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為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  
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嗒恐懼流汗再拜叙謝  
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在躰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  
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坐梁祖視顧  
階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不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  
天無片雲雨點甚太霑階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  
謂杜曰秀才曾見魚雲而雨否荀鶴荅言未曾見梁祖咲  
曰此所謂魚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咲命

左右將紙筆來請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  
身如在然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詩不敢辭立成一獻  
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飯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  
爲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  
雨絲飛洒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  
是大獲見之杜既驚歸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兒羸絕幾  
不能起客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  
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不獲已而巾擲上  
馬比之凡呂者五七輦杜困頓無力趨進遲緩梁祖自起  
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走如飛  
連拜叙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張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  
之甚厚福建人徐寅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  
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督費用且多今一  
字奉絹一疋留于賓館厚禮待之梁祖既有移鼎之志求

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憇于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可庇五六十人游客亦侍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偏觀賓客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未坐五六人起對曰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湏是夾榆樹梁祖勃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湏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湏吏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即僕殺之梁祖雖起於群盜忍雄猜甚于古昔至于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李少師賢妻

太子少師李公謚肅公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張全義貴盛兼鎮河陽李公自雄之齊梁王見之愛其俊異

以女妻之卽賢懿夫人所生王之適女數歲而亡又以它  
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伎藝王與  
賢懿憐惜之過於其嫡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容止迨  
神仙中人也惟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惰容夫貴封清河郡  
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公院姬妾數  
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如姬妾稍夾夫指顧  
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童女曉音  
律者盛飾珠翠綺綉因捧觴祝壽并服玩物同獻之夫或  
辭以婢妾衆多卽復擇其常者歸己院執事稍久者嫁之  
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前側令小蒼頭探之  
既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  
動樂迎歸引夫人院備酒果時新物多語及前代事人愛  
而憚之未嘗敢失色於前李公嘗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  
池鹽利旣至值戍卒竊發爲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萬

貫爲實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者數十  
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者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一櫻桃  
園不與因而有隙常欲中傷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興盜  
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鞠之  
獄具急垂餌虎口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  
出趨拜於路側湏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  
辱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淒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  
當路者慚悔甚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爲論雪之且言  
有妻張即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王聞之駭愕曰如  
是賢婦人乎即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  
降王北虜既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於外廳獨坐久之  
夫人訝夫如是命侍人請之既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  
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又小又涕泣哽噎  
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効兒女輩啼

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冊喪東冊朝送密害  
之北戎已知矣某不憚遠役念此去又必還矣夫人曰不  
然爲君計者戎虜信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  
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虜主萬金必歸非惟速歸  
兼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尺其所有  
爲禮者戎虜君臣大喜命速遣公回賜名馬百餘匹別  
賜駝騾百餘頭衣服器皿繡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  
遷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  
赴叛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爲環衛將兼雄  
耀三白渠使雄耀莊宅使鄴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而脫之  
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  
免其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夫人問須言  
之思綰者雖賤類審觀其狀兒真亂臣賊子恨位下未有  
朕跡不然除去之過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

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夫人  
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上將軍告  
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途  
炭者衆公金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欵遂拔雍城周祖  
素知公名與之歸欵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婦  
人之恠財與妒忌悉常態也以不妬忌踈財皆有難事况  
非治世叩馬面數權貴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  
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輕生者亦憚爲之况婦人女子  
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按齊眉如  
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與夫飾粉黛弄眉目蠱惑其天竊  
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可爲女訓母儀者  
甚多余聊舉其殊尤者紀之於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  
磨耳

周令妬妻



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喪妻再娶亦蜀川人後妻携三女長矣周撫之如己女後妻克妬周舊畜數婢二人內妊娠後妻加以它事鞭撻之無虛日二婢各爲懷妊常以背臂腿受其撻妻多方用杖觸其復欲其不全二婢竟以鞭蠶墮胎而死時余任衡州通倅間常不平之及余罷歸周氏之家久無所聞後有士人與周舊話及之周之後妻既殺二婢其後三女相次適人因權寓衡陽不四五年其三女俱因產而死母一女死妻必飯僧悔過爲先鞭撻墮胎死者二婢看經自禮梁武懺三女俱以產死未死間必旬日號呼痛楚宛轉而後終妻涕泣憂惱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吁書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佛經報應何昭之若是乎婢妬悍不令之婦聞之憎懼亦勸誠之道有益於世教云

張相諱從恩有繼室訪其姓氏未獲河東人有容色惠黠

多技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為側室泊軍校晉洛下與  
之偕未至上黨得病因羿之而進至北小紀名地病且湯飲  
不能下自辰至酉痢百餘度形骸骨立臭穢狼籍不可嚮  
軍校厭之遂弃之道傍而去不食者數日行路為之傷嗟  
道傍有一土龕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避風雨之處也所  
所過客閱之衆為羿至於土窟中又數日痢漸愈衣服悉  
為暴客所攄但以敗葉亂艸蔽形而已漸行至店日求丐  
飲食夜即宿逆旅簷下一旦有老姥謂曰觀爾非求乞者  
也我住處非遠可三百許步即携之而往姥為洗沐衣以  
故衣日進粥食蔬飯而已不數月平復如故顏狀艷麗迨  
神仙中人也忽有士子過小紀知之求見贈姥綵絹五十  
疋載之而去偕往襄陽僦居會襄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  
殺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為亂兵所得送至都監張相寨張  
即從恩也張相共獲婦女九十餘人獨寵待士子之妻為

繼室深厚數歲張之正室亡遂以為繼室後封郡夫人及  
為主饋也善治家尤嚴整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逢封大  
國夫人壽終於洛陽第中吁婦人女子何先因而後遇險  
阻艱難脩嘗云矣前有失身求丐之厄終獲富貴大國之  
之封則古之賢人君子當未遇也則雨風塵蒙菜色有呼  
天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業會雲龍爵位通顯恩寵稠疊  
功業書之史冊令名播之不朽者何可勝數哉因書之者  
有以知婦人微賤者豈輕易之乎况有文武才幹因而布  
衣及下位者歟

假為劔術

萬州白太保名逵詢即致政諱令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  
使權五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城隍內園洛苑官苑也平蜀有成就除  
萬州刺史代歸歿於荆南白性好竒重道士之術送兄逵  
讓為親事都將不履行屨游行於鄠市中忽有客謂逵

讓曰劔客長之乎曰未聞曾見之乎曰未見客曰見在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即劔客也可同往見之逯讓如其言明日同至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墨色黃鬚逯讓拜黃鬚據受徐曰誰氏子至此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耒專起居處士黃鬚曰咲爾同耒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餅蒲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前昇一按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啗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噐肉逯讓視之有難黃須者一吸而盡數輩亦然俱引手取肉啖之顧逯讓揚眉攝目若怒色逯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逯讓熟視皆狗屠角觝輩逯讓與同耒客獨欵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須於牀上席下取一短劔引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劔鋒然有聲逯讓觀之意謂劔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它日終願乞爲

弟子黃鬚曰此劔九殺五七十人皆恠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煑食美如猪羊頭爾迂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煉而退歸具以事咨於弟迂誨貴家子聞異人竒士素所好尚且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遠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俱來白兄弟迎接之迂入白俱投拜黃鬚之據受飯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劔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閱之曰皆凡錢也迂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劔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錢爾再取一觀之曰此可令取火箭至引劔斷之兩無以傷缺以手彈擲若舞劔狀久之告去迂誨竒而留之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一日謂迂讓曰於爾弟處借銀十錠皮篋一箇好馬一疋健僕二人暫至華陽回日銀馬即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恠財者欲與慮其不返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弟遜謝之曰銀馬小事爾却是人力

恐不中意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不辭上馬而去數日一僕至日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日到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兄弟謂是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徇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者詰之曰於華州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數年後有入陝者見之蓋素善鍛者也大凡平常厚兒深裏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威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亦鑄鼎脩物之象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惑爾斯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覽之抑鑄劍之類也戒之

異聞記三弓

宋何光

字履謙  
四明人

周宗嗇音匣字本世家安吉之烏程蚤歲以筆力自傭遊學  
傍郡至天台適報恩長老了清有同里之好留憇蕭寺時  
嘉熙丁酉仲夏也嘗以是年八月六日因出城比歸薄暮  
足倦神憊急呼童整榻而寢恍惚間聞有車輪聲從簷外  
來周亟起迎之見一使者躍馬至車乘踵其後周方愕視  
者遽前啓周曰大王奉召周且疑且辭使者曰大王久飲  
令譽覲覲光儀故遣一介致卑詞安車聘召以席待賢之  
意不越於此先輩其可戀守株之舊循墻之避乎周謙士  
也不覓汗背請從其命於是乘車而往使者前導其行甚  
疾路亦不惡道傍畧無人舍約十里許忽覩層閣複道朱  
甍翠瓦城堞突兀草木葱蘢揭扁額其上曰兜離國入門  
數十步使者曰宮闕不遠請先輩下車周曰某山野草萊  
終日書案鳴佩曳履夢想所不到上國不以譎陋賜之聘

召深恐步武躑躅取戾朝儀願使者先有以教之使者徐  
應曰且安心但見綠衢紫陌香鹿袞：塗謳里詠喜見顏  
色周頗自安私謂此又樂地使終老於此不猶愈於粥魚  
齋鼓荒涼蕭寺之居乎頃刻間已抵王闕道左一館扁曰  
延英使者揖周入辭曰道路風塵衣冠歎側請先輩少歇  
周與使者對揖而別甫轉首一丈夫金章紫綬立館右小  
吏持銜狀前白周視之上題昌化大夫知延英館事皇甫  
準小吏揖客入各叙起居竟始欲解帶磅礴俄報宮閣  
已啓周整束冠裳從知館而去曉色猶暝殘月耿：璇題  
間王闕聳峙命奐赫奕目不禁視圭冕交錯雜還而進遙  
望九陞上帷幕粲爛座下設百官以次左右行例有報班  
齊者王御正衙宰弼叙聖躬萬福王亦致荅餘各拜舞忽  
聞呼周姓名有二朱衣引周獨立殿下傳王旨曰寡人濫  
承先緒涼德是愧持盈守成自古所懼樂得賢者相與嗇



欲以一國之事付之佞人曲屈槩之手槩何如其人也蠱  
毒百端狐媚萬狀內籍宮掖之援外肆溪壑之求昔典戶  
曹攫金珠如瓦礫嘗領郡寄視版籍如家氈上恩隆寬猶  
爲涵覆綴班宰府叨逾已甚素餐公餽顏不知羞相鼎暫  
虛顧乃歸之掌握此槩之平昔所願望而不可得者一旦  
而得之將使吐胸中之陰蹤詭狀盡肘後之庸方末技上  
以誤殿下：以誤蒼生宗杜生靈殆有不忍言之禍矣且  
相國之位非殿下所得私一國之相位也任之匪人亂源  
立見根本既仆枝葉從之勅下之日士爲廢書商爲罷市  
殿下聞乎否乎使其聞而不爲動心則一國之事去矣臣  
所以汲：爲殿下告者猶喜其未聞而趣爲反汗也臣異  
國書生蚤承眷遇不恤肝腦敢布腹心惟殿下采擇取進  
止書上王拊案大怒曰狂生不識時宜輒以右丞爲佞人  
多見其不知量遣使召對時王御紫琳閣周入王怒色未

霽叱曰卿踈賤下士何得輒議吾大臣貫爾一死放卿東歸周對曰某忝退固宜歸則何所王咲曰卿本世上人何不思周因大悟涕泣交不願乞骸骨而歸王曰卿雖為狂悖亦無甚過惡後八十年歲在班文更當召卿顧宮媵取玉合三枚署甲乙其上賜之且戒之曰卿歸日首開其一餘或遇難次第啓視周再拜泣謝而出宮門有匹馬二卒迎曰請監丞上馬周曰我欲回賜第取衣物卒曰奉朝旨不許周頗悒快匹馬趣行出城門見向使者迎與訣曰不意監丞事業止此揖而退遂至來途而返路人皆叩馬而歎曰忠臣去矣如國事何亦有焚香酌水而送別者少頃至台城過報恩寺門周即下馬入齊房顧己身偃卧榻上周驚曰吾其死矣忽有呼周姓名者欲唯諾問則已警悟時約五鼓孤灯猶照東壁小豎鼻息如雷鳴周悅然而起視袖間玉合儼存因啓其一內有墨迹如鮮題曰人生無

治聞鄉學術久富意甚嘉之周曰臣疵賤餘生不學無似  
殿下誤加采錄使者親銜王命勉臣此行遂得瞻望清光  
遭逢盛事王復曰寡人渴想名賢得卿如醴泉甘露慰望  
何勝勉爲少留共匡國事周叙謝方欲措詞而吏報班退  
卽有別吏持牒文授周曰周宗嗇可特授文籍監丞日赴  
堂卽預議事仍賜第一所俄有從吏數十名姬不下十餘  
輩擁周入一宅華麗竒巧服御先生周入居其中卽日視  
事同僚各持銜狀互賀自此曉則謁王午則入都堂與議  
一國之事皆參決焉暮則回第荏苒約半載官况益美忽  
一日報相國木契子齡病王召周而問曰子齡相國二十  
年矣政事粗舉倘一夕不起何人可代周曰知臣莫若君  
王曰寡人得之矣翌日子齡薨俄報右丞屈曲緊拜相國  
緊性險復貪汚罕倫一聞勅下人皆側目周聞之驚甚卽  
上疏諫王曰臣聞植治有階浚流有源自昔英君誼辟不

以治爲可喜而常以亂爲憂何則治亂之分自君子小人始一君子之正未足以杜百小人之姦一小人之姦深足以干百君子之正君子之用意也善其爲政也明白洞達其事可行其言可復小人則異是豺軀麟角羊質虎皮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而相噬此堯之所以誅四凶成王之所以流管蔡史臣直筆不以四凶之罰爲甚管蔡之譴爲過蓋其人天怒神怨摧折已晚使尚佚其辜將自速於禍矣然則城姦穽惡頃刻之不忘富貴榮華何慮其不致譬如嘉穀纖莠必除譬彼長隄寸罅必塞所謂植治之階浚流之源係乎人君用舍之頃一臆不容間爾殿下以神聖之資守太平之緒首任棟梁以付穹窿之寄傍掇蘭茝以贊熙洽之期四民均安百世允賴今天不憖遺大老故相國木契子齡未就衰年遽終竒恙殿下更召耆俊親試登庸於進退間治亂由別豈意私昵並緣乘間竊寵石

年世事一如夢可往衡山中峯尋五官子問之周歷書  
記染筆亟識其顛末及曉訪了清言之即往衡岳訪異人  
了清堅留不可周出所書以示之呼童携索而去迄今不  
知其存否了清錄其所書如此

### 碧瀾堂

安吉碧瀾堂素有竒恠郡士晁紫芝嘗與客眺於彼迫暮  
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葉足履萍草而未  
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  
無力斷雲影裏芦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欵玉直  
吟畢由東岸而去

### 淫獄

四明定海縣留氏婦疾熱三日始甦夢吏攝入冥府見獄  
掾曰爾姓是甚留氏婦曰陳留之留掾相顧曰幾錯乃是  
遂遣使送回過一冥司土木盛典婦扣使者此何所也使

者嘆曰近來世道薄惡嗜欲無度冥司新建淫獄專以鍛鍊罪人耳爾婦遙相警告切須省節且毋爲姦通事自取其孽乎可傷哉婦人既寤徧以告人

青箱雜記

文章純古不害其為邪文章艷麗亦不害其為正然或見  
人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使謂之正人若言及花草月露便  
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度曰休曰余嘗暮宋璟之為相疑  
其鉄腸與石心不解婉媚辭及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  
富艷得南朝徐瘦体然余觀近世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  
有艷麗之詞如前世宋璟之比今並錄之

華崖公張詠席上贈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搏百花搏作小  
英明如花住远桃花坊北面門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宣稱  
言不得龍腦薰花香入骨維揚軟穀如雲英毫辟輕紗似  
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  
侍兒初失意謫向人間為飲妓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碾  
成眼如秋波雙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聲遏雲長且清

有時歌罷下香砌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是我  
看小英心未足爲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贈你新翻曲

韓魏公晚年鎮北都一日病起作點降唇小詞云病起慙  
慙對堂階花樹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惆悵前春  
誰向花前醉愁無際武陵回睇人遠波空翠

司馬溫公亦嘗作既郎歸小詞曰漁舟容易入春山仙家  
日日閑綺窓紗幌映朱顏相逢醉夢問松露冷海霞殷匆  
匆整棹還落花寂々水潺潺重尋此路難

曹脩古立朝最號剛方謇諤嘗見池上有所似者亦作小  
詩寓意曰荷葉翠芙蓉員青映嫩紅佳人南陌上翠蓋立  
春風



楊湜詞話載溫公西江月詞云寶鬆：挽就鉛華淡七妝  
成紅烟翠霧罩娉婷飛絮遊絲無定相見爭如見不有情  
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靜

東臯襍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  
紅日遲二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煙景  
煙霞蝶尚不知春去謾遶幽砌尋花柰狂風過後蹤有殘  
花飛向誰家始知青春無價嘆飄蓬宦七琴怎不教人易老  
多少離愁散在天涯盧仝集有所思及樓上女兒曲自君  
之出矣秋夢行等篇皆艷詞也陶淵明亦有閑情賦

茗溪漁隱云余閱宛陵集見一曲其詞乃為南陽一娼語  
離別而作然則謹愿者亦為後之邪其曲云妾家鄧侯國  
肯愧邯鄲妹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紉未嘗

開戶樞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  
娛自茲著樂府不得同羅敷涼溫忽荏苒屢接朝大夫相  
歡不盡情何異逢路衢昨旦見即日色曾不渝結受從此  
篤摯隔猶云踈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塗卽跨青驄馬妾  
乘白雪駒送卽二未遠別妾二仍孤不如水中鱗雙二依  
綠蒲不如雲間鷓兩二下平湖魚鳥尚有托妾今誰與俱  
去二約春華終朝怨日賒一心思杏子便擬見梅花二幾  
時吐頻搯闌干數東風若見卽重爲歌金縷候鯖集又有  
花娘歌翡翠詞

吹劔錄載范文正公守饒喜妓藉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  
公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二長有別離  
恨已托春風幹當未魏公遂買送公王衍曰情之所輦以  
范公而不能免慧遠日順境如磁石遇針不覺合而一處

無情之物尚爾况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張衡作定情  
賦蔡邕作琴瑟情賦淵明作閑情賦盖尤物能移人情蕩則  
難反故防閑之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